

十七年,我与这座城

□云和月

2009年7月,我拖着一只磨损的行李箱,从苏州校园卷着铺盖来到杭州,住进博库书城对面一个老小区。阳台望出去,是学军小学的操场,周末学校的铃声也从来不停下。刚签好了合同,外立面就开始修整,窗户三个月没有打开。

坐14路公交车可以到达湖滨。我熟知每一路公交车的指向和大概的时刻。那个时候还没有高德地图,没有精准的时间推送表,也没有支付宝、微信,苹果4也是后来才有的新品。公交车喘着粗气停靠,行人等着红灯,空气里有汽油尾气和偶尔从湖上飘来的水腥味。

湖滨最大的地标是音乐喷泉。夜晚,水柱随着音乐起舞,人群围成厚厚的一叠,脸上映着变幻的彩光。那是一种拙朴的公共娱乐,像这座城市当时的气质——美,但还未学会如何精确地售卖自己的美。

我的许多个周末,消耗在柳浪闻莺那片大得奢侈的草坪上,或是太子湾的过于潮湿的斜坡。“虾米网”把一种小众的音乐趣味,变成线下真实的聚会。我第一次听周云蓬,是在“丝联166”那个由旧厂房改造的蜜桃咖啡馆。水泥地、粗砺的砖墙、高大的空间里回荡着《不会说话的爱情》。那时“文创”这个词尚未被过度咀嚼,老厂房的改造有一种自发的、野蛮生长的生命力,像是给工业时代的骨骼,注入了一点艺术的体温。不远处的运河边上,刀剪剑扇伞博物馆静悄悄地立着,讲述着杭州另一面。

精神生活也有具体的坐标。西湖边的蓝狮子书店,视野开阔,望出去就是大片的西湖。我在这里听过果壳网的编辑讲《三体》里的破壁人和世界观,也听过《盗墓笔记》作者南派三叔的现场分享。活动结束后,大家散到夜色里,没有合影,也没有饭圈。知识的流动和人的相遇,都带着一种偶然的、不拥挤的惬意。

走在如今的湖边,我时常有种奇异的疏离感。穿着汉服、唐装的年轻女孩

们成群结队,衣袂飘飘,在镜头前摆出古典的姿势。她们的男友有时也穿着女装,嬉笑着合影。这景象,让我恍然想起在沈阳故宫门前见过的类似场景。一种标准的、可复制的“穿越感”被批量生产。

汉服是美的,年轻的脸庞在精致的妆发下熠熠生辉。这美,被无缝编织进旅游经济里。它盘活了传统,也驯服了传统,让它变得安全、悦目、易于消费。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古镇找到类似的演绎,只是背景从西湖换成了小桥流水。臭豆腐、定胜糕、龙井酥的香气,从几乎一模一样的店铺里飘出来,连同那些设计相像的“杭州故事”冰箱贴。

便利也是真实的。湖边随处可见的多语种指示牌,还有“多游一小时”智慧旅游系统里那个能帮你规划路线、躲避拥堵的二维码。共享电动车像彩色甲虫般停在路边,扫码即走。环湖20多公里的暴走,对膝盖和耐心都是考验,而花点小钱租一辆小电驴,赛过拥堵,风掠过耳畔,确实让人从游客的疲惫感中暂时松绑。这是数字治理的另一面:用即时的满足,软化庞大景区带来的物理压迫感。

我仍试图寻找过去的痕迹。在暴雪后的清晨赶往断桥。游人尚未醒来,世界是肃穆的白与灰。雪覆盖了所有现代的装饰,桥显露出它原本清瘦的拱形轮廓,静默地横在同样静默的湖面上。那一刻,没有汉服,没有打卡,没有电动车引擎的喻鸣。只有雪落下的声音,和几百年前或许并无二致的、凛冽而空旷的美。这美不属于任何人,也无法被规划进任何旅游动线。我想起“丝联166”的蜜桃咖啡馆,它还在,但周围已挤满了更多设计更尖新的店铺,周云蓬也不会再来那里唱歌了。

我从一个闯入者,变成了这座城市变迁的见证者与载体。我的记忆,与统计年鉴里的“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”“游客满意度指数”,构成了同一幅图景的两面,彼此印证。杭州的神奇之处在于,它总能将矛盾妥帖地安放:它将自然山水打磨成顶级文旅IP,却也保留了像抱朴道院、纯真年代这样的角落,让偶然的探索者能获得一点发现的窃喜;它拥有一切最时髦的消费与表达,却也让一场大雪,轻易就能将一切“复原”,露出那座我最初遇见的、有些拙朴而安静的城市骨架。

变化的质感,是粗糙的工业水泥墙被磨平后的光滑,是野生音乐节消散后空中残留的电子节拍,是纸质书页被滑动屏幕的手势取代,也是“宋韵”绸缎掠过现代花岗岩的窸窣声响。我穿行其中,像穿行在一座永远在自我覆盖的迷宫。唯一确定的是,我仍在走向那片水。无论它以何种面貌迎接我。

鸟儿与猫咪

□王文元

得益于树木繁茂,小区内鸟儿成群。

每天早晨,我都是被婉转鸟鸣唤醒的。那声音,起承转合的,十分悦耳,特别是经过一夜甜睡,人似乎又归于混沌,正好有鸟儿的歌唱来提引知觉,真是清心益智啊。

有时坐在窗前,见对过楼顶一对鸽子,起先还喁喁说着情话,莫名闹掰了,母鸽子掉转身子作出走状,公鸽子一头雾水,狼狈尾随着,眼看没戏了,振翅欲飞,母鸽子倒回心转意了,于是一对俏冤家又在高楼一角开启了新一轮恋爱直播……

听多见多了,真以为人鸟一家,天下大同了呢。

据亿爹观察,小区里大宗的鸟分两类,一类是脖颈处带灰底碎花的斑鸠,一类呢,着燕尾服,下摆一点白,微信扫一扫,是喜鹊。本来嘛,鸟儿与人各安其命,鸟人同乐,蛮好的,哪知前阵子施工队进驻小区,一顿砍削,几株老樟树立时矮了半截。鸟儿无枝可栖,纷纷作鸟兽散。零星的余鸟,恋恋不去,饥寒交迫的,还在小区上空盘旋。亿爹见状买来几只鸟窝挂在窗前,不过至今无鸟问津,也不知为啥不合鸟意。倒是窗台上铺着的小米,引来一只、一对……斑鸠前来垫饥。

鸟影憧憧,哪里逃得过我家猫咪查理的眼睛,但见它放下手中的活计,一次次地隔着玻璃扑将上去。倘没那层玻璃挡着,斑鸠必定葬送于猫手。那狠辣劲儿,正宗小兽无疑。

小兽被当做宠物养,不晓得幸耶,非耶。想起一部动画片:大熊在外风光无限,回到家被人穿上花衣裳,低头进食呢,那食盆上还写着几个字:宠物食盆。这一幕被大熊的跟班狐狸和兔子看见了,两个马仔隔着玻璃尖叫起来:它竟然是宠物!

大熊闻言,羞赧难当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……

春花沸沸

□魏静妍

假期的一天,我和母亲散步,沐浴在暖阳下。母亲忽然指着路边的一簇花丛:“这花可真美。”

花?母亲竟喜欢花?可曾经每每买花给母亲,总免不了被一顿说教。

“这野花随意开在路边,”母亲接着说,“没人照料,却在春天里开得最为蓬勃。”

相比起人们熟知的鲜艳华美的花,母亲更钟情于连名字都没有的野花,抑或是那个曾经的自己。母亲独自一人初来杭州时,坐几块钱的公交去找店面,在马路边用几块钱的馒头就着水解决一顿饭。爷爷奶奶打来电话关心,她却不带抱怨,只说这里挺好,三言两语糊弄过去,转头又开始奔波。似乎只有野花才最像母亲,不被关注,却又努力触摸着春天赠与的阳光,装饰着心中的春天。

我摘下一朵花,挽在母亲发上。星星点点白发正如一片野花,盛装回应着曾经的岁月。

“妈妈,您也很美。”

她抬起头,眼底有一片春花沸沸。

是谁捅破了乌云的巢穴
白色的蜂蜜
带着稀释的凉意
与缓缓绽放的六片花瓣

它们趴在瓦楞、树头、草地
给敞开的事物铺上
松软的蜂蜡
整座城市像待切的蛋糕

我站在院中,期待
雪花布满全身
一只忙碌了两季的工蜂
还想着搬运,正在消失的甜

●等雪的蜜蜂

诗二首

□谢生梅

●当我打开封面
梅花,便在指尖一一绽放
整个冬季的凛冽
交给了枝头,点燃的引信

看花朵们顶破春天的染缸
五彩的颜色
都从冰冻的文字里挣脱

面对粉色的惊叹号
从落满雪的,梅枝上探出头
我便知道,它们正在修改
有关冷的句子

铅山陈坊

□洪锋庆

迎接我的是一轮明月。到达陈坊的那晚,很兴奋,这是个怎样的古镇?像周庄?同里?一轮明月在即将暗下来的山上升起。时而越过山巅,时而又在山后,以至于我总抓拍不到一个完整的影像。现代化的数字设备在移动的景物面前,有时也力不从心。

一下车,就被挂满灯笼的古街震住了。那么多红灯笼,而且一律是长形的纸糊的灯笼。听说,已经挂了两个年头,还这么新。我真巴不得马上就冲进古街看个够。

陈坊是上饶市铅山县一个古老的集镇。说它古老,因为千年的历史,北宋时期,状元刘辉就出生于这里,还有叔侄三人同朝为官;说它古老,这条长1.3公里的古街,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就有120余栋;说它古老,这条古街曾汇集明清时期22省商人200多家店铺;说它古老,在这条古街的中部有清代嘉庆敕建万寿宫。

我们谈论着风,油烧塔和锁子桥。柔柔的月光下,七层宝塔在静谧沉思,像一位父亲怀念自己的辉煌时刻,不时发出沉闷的叹息。锁子桥对岸的锁桥小院,79岁的李阿婆在晒茄子酱,满满一簸箕红红的茄子酱啊,满满的爱,都是给在外工作儿女的乡愁。我们提出要买,她摇了摇头,说“可以吃些”,从簸箕中拿了两片给我们。我们说太大了,不好咬,切成小片就好,她立刻返回内堂拿来刀和案板,麻利地切了起来。多纯朴的老人,守着小院,也守着儿女的乡愁。

告别老人,我们探访了一家箬叶小型作坊。家门口的作坊,有12位本村村民务工。分拣箬叶、清洗、扎捆、装箱,放进烘干机烘干,一气呵成。老板娘是畲族人,姓雷。她介绍,箬叶生长在洁溪村的山上,村民可以自然采摘,回收进来四



忆江南 (为白居易诗刻印)

□郑一雄

五元一斤,经过处理后,运往苏州、杭州、上海等地,能赚一倍的钱。村民每年有三个月时间从事箬叶采摘,每户可以增收3000余元。经过烘干后的箬叶发出浓郁的香味,久久不散。

陈坊人自古就具备做生意的头脑,陈坊古街,200余间店铺,实现自动售卖,看中什么商品,扫码付款,无需人工守护。陈坊人就是这么相信顾客,店铺里几乎看不到店主。

陈坊还有一绝,就是陈坊翁溪生产的连四纸,古籍修复用纸的最佳选择。说起连四纸,潘美姊《古籍修复与装帧》和汪帆《寻纸》等书中作了详细介绍。不过生产连四纸,确实工序繁琐,制作过程要一年以上,方得佳品。这次来,正赶上陈坊乡翁溪村师傅在抄纸和牵纸、焙纸,还在另一处浸泡池看到一位年老的妇女正在剥丝,尝试了一下她的剥法,发现自己的力道不够。这些都只是制纸层

层工序中的一道。铅山陈坊曾是明代官办造纸局所在地,铅山、玉山、永丰一带曾是南方的造纸重镇和纸张集散地,江南著名的河口纸市就在铅山。连四纸最早见于元代费著的《纸笈谱》,明末清初时发展为一个广泛使用的纸名,有“泾县连四纸”“清水连四纸”“古色连四纸”等品种。铅山一代在清初开始生产“竹料连四纸”,清中期后规模化发展,盛于清末。后一度衰落,濒临消失,近年来工艺得以恢复。因制作中仍然坚持使用传统工艺,成品纸张水准较高,拔群而出,受到古籍修复师们青睐。

我们在这陈坊河岸边慢慢地走,静静地享受这里的宁静。锁子桥横在陈坊河两岸,看着我们吹起的发,微笑的脸,也醉在圆月下。马蹄声哒哒地奔向山的那一边,带着千年寿纸连四纸和箬叶的芳香,源源不断从火烧关、云际关通往光泽、福建直至海外。

